

# 大明督师洪承畴降于锦州松山村

提起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崖山，可谓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300余年的文明大宋亡于塞外蒙元，以致有人于此哀叹：“崖山之后无中国，明亡之后无华夏！”为此，广东省专门拨巨资修建了“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”以资纪念，迄今凭吊者仍络绎不绝。而提起同样重要的锦州松山（今锦州松山村），则知者寥寥，但正是在这里，最终决定了明亡清兴的王朝气数。松锦之战后仅两年（1644年），闯王李自成就率兵攻入北京，崇祯帝自杀，大明运终。平心而论，明朝实亡于锦州，而非北京，洪承畴在松山兵溃投降时，崇祯吊死煤山的噩梦便已板上钉钉。因为在松锦之战中，大明搭上了全部家底，其最后精锐军团的覆灭，直接将明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！

## 松锦之战

### 敲响大明王朝覆亡的丧钟

历史是这样记载松锦之战的：明崇祯十三年，皇太极为打通辽西入关的通道，决定采用长期围困之策夺取锦州。他先派兵拔除锦州外围的明军据点，继而在城周掘壕立营，四面包围锦州城。

次年三月，锦州东关守将吴巴什等降清为内应，清军攻占外城。守将祖大寿告急，明廷调兵号称13万集宁远（今辽宁兴城），令洪承畴以督师身份驰援锦州。七月底，洪承畴率军进驻松山城至锦州东南郊的乳峰山，且战且守，消耗清军。八月中旬，皇太极亲统援军驰抵松山，直插明援军侧后，断其归路和粮道，击败明军。明军军心动摇，王朴、吴三桂等六总兵乘夜率部向宁远撤退，遭清军伏击，伤亡惨重。洪承畴仅收万余人退守松山城，皇太极乘胜围城，并以一部阻击山海关内的明军增援。崇祯十五年二月，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，接应清兵入城，洪承畴被俘，后投降。三月，祖大寿率锦州守军降清。此战，明军关外主力丧失殆尽，为清军入关创造了条件。

松山位于锦州南山山脉，西到女儿河河谷，东至小凌河河谷。之所以称之为松山，是因为在以前那座山的南坡上长满了松树，因而得名。松山主峰称之为“罕王殿山”，当地人通俗地称其为“乳头峰”或“乳峰山”。

乳峰山的东南侧有一处泉水，常年有清澈的泉水从中涌出，水质十分甘甜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泉水犹在。民国时期，锦州城有四大家族，长期从10公里外的“乳峰山”取泉水供族人享用，可见那里的泉水水质之佳。而今的松山再也不像早期那么名副其实，仅在山中低洼处看见些许松树以及类似荆棘一样的植物，山峰上甘甜的泉水早已不复存在了。

在锦州，不少当地人会把那次战争称之为“松杏之战”，其中的“杏”指的是杏山。杏山坐落于锦州西南15公里处，那里曾有一座古城，史书中称之为“杏山城”。杏山城没有护城河，城在山的南边，地处高处，其势平坦，易守难攻。现古城遗迹已消失，那里原有一座“真武庙”，并有一座明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碑，记录了极为珍贵的杏山、锦州两地的史料，现已无存。

明清松锦之战主要是在今日锦州城郊的松山、杏山爆发的，这其中，松山主峰的乳峰山拉锯战，尤为激烈。

松山下原有一座松山城，洪承畴与其残军最终是在这里缴械投降的，而今古城已无，村中仿古城墙上有今人所画的几幅再现松锦之战的壁画，画技不精，除此外，无任何遗址标识，更谈不上立一块“松锦之战纪念碑”了。

除松山、杏山外，松锦之战还有一处重要战场：塔山，地处隶属从锦州分出的今葫芦岛市的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。塔山距锦州也就80多里，在这里，清军断了明军的后路与粮道，导致只带三天粮的明军惊魂失措，瞬间崩溃了。

## 惨烈搏杀

### 明清两方均伤亡惨重

过去常讲“满人不过万，过万无人敌”，满人精于骑射，能攻善守，属实，但凡事过犹不及，过于夸张就难免有悖历史真相了。有道是“杀敌一万自损三千”，长达40余年的明清战争，曾征蒙古、败倭寇且装备精良的堂堂明军，真的就那么不堪一击、一触即溃吗？不妨讲讲松锦之战中清军的伤亡。

松锦之战以清军的全胜而告终，明朝经此



松山村所修的仿古城墙。

一役，元气大伤，洪承畴与祖大寿相继降清。据《清太宗实录》记载：“是役也，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，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四，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。明兵自杏山，南至塔山，赴海死者甚众，所弃马匹、甲胄以数万计。海中浮尸漂荡，多如雁鹜。”松锦大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，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依托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了。

那么，清军方面的伤亡是多少呢？据统计，高达一万四千人，其中，镶红旗军差点被打残！这说明，明军的战斗力并不弱，各类清朝史料中几乎一边倒的双方伤亡统计数字，着实不太客观，就那个时代的冷兵器杀伤率而言，实打实的硬碰，死不了多少人，明军大部分的伤亡还是发生在溃逃阶段。

当时，明清两军都装备了不少火枪火炮，不过那射速，没跟冷兵器拉开多少距离，能大批量迅速收割军队生命的，是到一战出现重炮和重机枪之后的事了。

锦州外围的乳峰山争夺战，最能凸显明军的战斗力。洪承畴十几万人尽数出动，与济尔哈朗争夺乳峰山，总兵杨国柱指挥的万余步兵在火箭掩护下攻击乳峰山清军，白广恩部白刃向清军发起冲锋，王朴“百方鼓励将士”猛烈厮杀……乳峰山清军两面红旗、镶蓝旗大营“为敌所夺”！这三个旗也是两军阵地战中损失最大的。

为了挽回溃败，统帅济尔哈朗命令清军直接攻击西石门明军，谁知，吴三桂的“关宁铁骑”大显神威，冲阵十余回合，造成固山额真伊尔登重伤，骑都尉旦岱、参领彰库善、三等侍卫博硕岱阵亡。激战中，清军大将舒穆禄、扬古利都被明军中朝鲜援军的火枪手伏击而死。

以乳峰山战斗为例，明军曾一日自报斩首清军103级，斩杀清军军官二十余（当然明军也阵亡了宣府总兵杨国柱）。之后明军连续攻击十余日，逼得多尔衮向沈阳求援，惨烈的战况令皇太极急火攻心，一度吐血，迫使皇太极“悉发沈中之丁”和明军搏命，并亲自发锦州，一路骑马鼻子滴血，满满盈积两碗。

清军前锋三万大军的指挥官从多尔衮变成济尔哈朗，然后又换回多尔衮，可知清军前期战绩不佳，是在拼消耗。据记载，当年明军竟然在野战中重创了清军最弱的镶红旗，镶红旗损失过半，固山额真叶臣看见明军旗帜就拔腿跑路。有朝鲜使者记录，当时盛京（今沈阳）城中，满人几乎家家戴孝。

松锦之战中，清军阵亡四品以上官员40多个，其中还包括一个议政大臣、三个副都统，镶红旗的将领损失最多，大都是血统纯正的满洲蒙古八旗，这些重大伤亡基本是在锦州城南制高点的乳峰山争夺战中造成的。

洪承畴进攻乳峰山制高点，再部署炮兵，就可能打通锦州粮道，而济尔哈朗派出两红旗和镶蓝旗兵防守，基本被打爆，大营被夺，后来依靠多尔衮的增援和孔有德的火炮才堵住缺口。此外，清军还挖了倒三角战壕，费尽气力终于把明军的进攻击退了。

反观李自成的潼关之战，派重兵攻击两红旗和镶蓝旗兵，还是敌不过对手，可见李自成军的战斗力不如松锦明军。

除了宁锦之战表现尚可外，即便在明军引以为荣的炮打清太祖的宁远之战中，算上觉华岛的损失，明清两军的伤亡比例竟高达22:1！史载，清军伤亡仅有七八百人，而明军则死伤一万八！这还不算大明防线被皇太极绕道入关破袭五次，一路烧杀抢掠，河北、山东流血漂橹。

以致后世的清醒者发现，孙承宗、袁崇焕、赵率教们苦心经营的关宁锦防线，竟是压垮大明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，而被痛斥犯了“逃跑主义”错误的王在晋所提出的依托长城进行全面收缩防御的战略，反而是有道理的，是那个艰危时代大明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。

因为，当年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内部矛盾山积、千疮百孔，衰落的国力已撑不起一条旨在进攻的“关宁锦突出部”，面对蒸蒸日上、锐气冲天的大清政权，衰朽大明所能做的，只能是防守、防守、再防守！

顶住一天是一天，哪怕很丢脸，哪怕很耻辱，唯有顶住，才有回光返照的转机。对此，崇祯帝、袁崇焕们内心一清二楚，却说不出来，更做不了。

袁崇焕深知，“五年复辽”无异痴人说梦，只能与大清媾和，学两宋，花钱买和平，但他最终却被凌迟处死了；

崇祯帝也知唯有防守，唯有讲和，送银子、割地，才能让大明获得一丝喘息之机，他把这绝密使命交予兵部尚书陈新甲，无奈事泄，习惯唱高调的东林党们闻讯群起而攻之，引经据典，义理铿锵……为维护皇帝的面子，他被迫杀了陈新甲，推卸了责任；

北京失陷前，赶紧南撤富庶江南，大明或许能与清朝形成“第二个南北朝”，尚可延续国祚，但学滑了的朝臣们宁可亡国，无人再当陈新甲。

## 深刻反思 明亡清兴的历史教训

长达40余年的明清战争，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很重要，但关于这场战争的深刻反思之作，却不多，而且，基本都是辽宁籍学者写的。从早年沈阳的孙文良、李治亭先生所著的《明清战争史略》，到2019年抚顺的肖景全先生付梓出版的《从赫图阿拉出发——大金建国与萨尔浒之战》，以及阎崇年先生在央视“百家讲坛”中对这场王朝大战的宏观梳理……由权威学者提供的相关参考书目，屈指可数。

主要原因是：关于古战场的调查，难度特别大，是一个面，不是一个点，不像文物、墓葬、城址那么固定、静态，相对好把握，所以国内文博界、史学界，从官方到民间，搞古战争研究特别是历代古战场实地勘查者，少之又少。

别看明清战争离今天不过三百多年，但真能说出点名堂者，不好找。不信你到抚顺找人谈“萨尔浒之战”，到沈阳找人谈“浑河之战”，到北镇找人谈“广宁之战”，到锦州找人谈“松锦之战”……很容易把人问住问愣了。

明清战争不单是军事竞赛，而涉及到那个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民生、思潮等方方面面的诸多领域，后人大概只能从一个点来剖析复杂的岁月波澜。简单说，身为胜利者的清军一方，比较一致；沦为失败者的明军一方，则很不一致，一致VS不一致，最终结果就不言自明了。

例如在萨尔浒之战中，从沈阳进兵的西线主力军的统帅杜松，竟指挥不动掌控明军精锐军营的龚念遂；从铁岭进兵的马林，与同僚潘宗颐互为龃龉……

反观清军内部，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，但对外一致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皇帝很英明，臣僚很得力，上下齐心，即便逆势，也能转败为胜，逢凶化吉。

例如，多尔衮与皇太极有杀母之仇、争储之恨，但双方均能放下个人恩怨，以家国利益为重，共同抗敌。即便后来皇太极过世，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虽杀了皇太极长子豪格以泄愤，但始终未篡，拥立顺治，以利大清政权稳固。多年后，身为皇太极后人的乾隆皇帝亲自为多尔衮平反，并在沈阳故宫大政殿留下诗文，盛赞多尔衮的心胸与功勋。

大清的君臣和、将相和，在大明内部却难得见分毫迹象，君疑臣、臣忌君、官欺民、民憎官，在彼此猜忌与争斗的闹剧中，在无数错综复杂且彼此对立的“不一致”中，二百多年的大明王朝终于怆然坍塌，君死国灭，为天下笑！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